

詞

集

(清)萬樹編著

調

律

上海古籍出版社

詞 律

〔清〕萬 樹 編 著

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

（上海瑞金二路272號）

在華書店上海發行所發行 上海大統印刷廠印刷

開本850×1156 1/32 印張20.125 插頁（精）1頁

1984年2月第1版 1984年2月第1次印刷

印數（平）12,200（精）1—4,800

（平）2.55元
統一書號：17186·40 定價：
（精）3.40元

據清光緒二年本影印

原書版框高一八一毫

米寬一四五毫米

光緒二年

校刊詞律

吳下開雕

總目

序原序萬自序

發凡續說

目次韻目

詞人姓氏錄

詞二十卷

拾遺六卷

補遺一卷

唐藝文志經部樂類有崔
令欽教坊記一卷其書羅
列曲調之名自獻天花至
同心結凡三百三十有五
而今詞家所傳小令如南
歌子浪淘沙長調如蘭陵

王入陣樂其名皆在焉以
此知今之詞古之曲也而
唐志列之樂類又以此知
今之詞古之樂也近世儒
者與言十二律之還相爲
宮六十律之由執始而終

南事皆茫乎莫辨而獨與
言詞則曰小道也伸紙染
翰率爾而作嗟乎詞即樂
也可易言乎此萬氏詞律
一書所以發憤而作也詞
律之作蓋以有明以來詞
學失傳舉世奉嘯餘圖謚
爲準繩但取其便乎吻而
不知其反乎古于是掃除
流俗力追古初一字一句
皆取宋元名作排比而求
其律二嚴而詞之道尊

矣惟因行篋之中書籍無
多且成於康熙二十六年
其時
欽定詞譜未出無所據依
故考訂之疏猶或不免道
光中吳縣戈君順卿高郵
王君寬甫均議增訂之而
卒未果咸豐中秀水杜筱
舫觀察乃始有詞律校勘
記之作萬氏原文有誤叶
者有失分段落者有脫漏
至廿餘字者有并作者姓

名而誤者一一爲之釐訂
洵乎萬氏之功臣矣同治
中吾邑涂誠庵大令又撰
詞律拾遺補其未收之調
一百六十有五補其未備
之體三百一十有六雖遺
漏尚多然蒐輯之功亦不
可沒也恩竹樵方伯久任
蘇藩去煩調苛與民休息
公事之暇不廢詠歌而尤
工於倚聲所著蘊蘭吟館
詩餘深入宋賢之室每以

詞律一書爲詞家正鵠而
原版漫漶之甚乃與彼舛
觀察重校刻之即以彼舛
校勘記散附各闕之後以
便學者又購得誠庵拾遺
原版使附詞律以行以廣
其傳此在詞學中亦可云
學覽之譚輿摘翰之華苑
矣余幸與諸公游樂觀厥
成乃書此于蘭塢俾學者
知萬氏再造之功與諸君
予精益求精之意勿以詞

爲小道而易言之且由今
樂而推古樂則漢初所謂
制氏之鏗鏘者或猶可得
其仿佛也

光緒二十二年歲在丙子冬十
月甲午澠清俞樾并書

詞律序

四

有韻之文肇自殷歌降而曰詩曰騷曰賦莫不以音節
鏗鏘爲美傳及後世學詩學騷學賦者溯源及流皆可
各遵所尙蔚然自成厥章不失古作者之體裁而已未
嘗必句櫛字比域於本文而設爲章程以律之也詩之
變古而律其法猶寬至詩變而爲詞其法不得不加密
矣何者詞爲曲所濫觴寄情歌詠既取丰神之蘊藉尤
貴音調之協和其倡爲名目諸公皆才士而又精於聲
音節奏之微妙故凡其篇幅短長字句平仄皆非無故
詞律序

決然爲一定不可移易焉者世無知音鮮識其興而作
者又不自言其所以然以告於後人於是世之自命爲
才人宿學遂不問古作者製詞之所以然而竊謂裁割
字句交互平仄之間無事拘泥可任情率意更改增減
詎知古調盡失詞之名存而音亡矣噫設詞可不拘成
格惟憑臆是逞則何不以詩以騷以賦不必句櫛字比
者爲之而必詞之爲耶夫既刻意爲詞復故失其音節
之所在不惑之甚耶陽羨萬子有憂之謂古詞本來自
今泯滅乃究其弊所從始緣諸家刊本不詳考其真而

說以承訛或竄以已見遂使流失莫底非亟爲教正不可然欲救其弊更無他求惟有句櫺字比於昔人原詞以爲章程已耳因輯成此集考究精嚴無微不著名曰詞律義取乎刑名法制若將禁防僂達不率之爲者顧推尋本源期於合轍而止未嘗深刻以繩世之自命爲才人宿學者也夫規矩立而後天下有良工街勒齊而後天下無泛駕吾知嗣是海內詞家必更無自軼於尺寸之外而詞源大正矣爰喜而授之梓

康熙丁卯上巳山陰吳興祚題

詞律

序

二

古者里巷歌謠皆被金石士於聲音之道未嘗斯須去之故其感通甚大漢之樂府猶有風雅之遺六朝或用其名爲五言八句而唐世所傳若沈香被詔之作旗亭畫壁之詩及江南紅豆之曲大抵其可歌者多五七言絕句填歲

上詔詞臣更定樂章於是悉按太常所謂見其詞亦多似絕句體作者循其舊而不敢越若填詞然蓋古曲之亡而上之不召於音久矣詞始於唐盛於江南而大備於宋花間草堂爛然一代之著作至姜白石輩間爲白度曲

而北宋諸家已並用當時一定之調而知諸曲復創自何人至如此其多而及其廢也又何一旦風流歌絕更無一人能記其拍以爲其遺音者斯亦可惜也已夫古者言在而音赴之今則音亡而欲存其言於等章摘句之末猶不能盡合至凌夷外謬以漸失唐宋之舊三百餘年以來寥寥數公之外詞幾於亡雖欲不亡而放失滋甚足諸作譜者之罪也吾友萬子紅友蓋於聲音之道深淡情性未嘗斯須去之久而得其所以然者也所著詞律不獨剔抉諸譜之訛謬至無遺憾若其所論上

詞律

序

三

去二聲之別皆得之口吟神會若發天地之藏而適合古人已然之迹凡其所駁正一準以前人之成作而無所穿鑿傳會於其間故其可貴在是余昔聞其書未見也茲來嶺表則吳大司馬留村先生已加賞定而付之梓矣比年詞學以文則竹垞之詞綜以格則紅友之詞律竊喜二書出而後學者可以爲詞雖起宋諸家而質之亦無間然矣錫山弟嚴繩孫題

詞律自敘

慨自曲調既興詩餘遂廢縱覽草堂之遺帙誰知大晟

之元音然而時屈金元人工聲律述其編著尙有典型
明興之初餘風未泯青叩之體諷幽秀文成之丰格高
華矩矱猶存風流可想既而斯道愈遠愈離卽世所贈
笑之裏東新都兩家擷芳則可佩就軌則多岐按律之
學未精自度之腔乃出雖云自我作古實則英雄欺人
蓋緣數百年來士大夫輩帖括之外惟事於詩長短之
音多置弗論卽南曲盛行於代作家多擅其名而試付
校讐類皆齟齬况乎詞句不付歌喉涉歷已號通材摹
仿莫求精審故難揚張氏據詞而爲圖錢唐謝氏廣之

詞律

卷之一 目錄

四

吳江徐氏去圖而著譜新安程氏輯之于是嘯餘譜一
書通行天壤靡不駭稱博聚奉作章程矣百年以來蒸
舊弗輟近歲所見剽襲漸新而未察其觸目瑕癥通身
罅漏也近復有填詞圖譜者圖則葫蘆張本諸則駁擇
嘯餘持議或偏參稽太畧蓋歷來造譜之意原欲有便
於人但疑拗句難填試易平辭易叶故于每篇作注逐
字爲音可平可仄并正韻而皆移五言七言改詩句而
後已列調既謬分句尤詭云昭示於來茲實大誤夫後
學不知詩餘乃劇本之先聲昔日入伶工之歌板如青

卿標明于分調誠齋垂法于擇腔堯章自注鬲指之聲
君特致辨煞尾之字當時或隨宮造格糊製于前或遵
調填音因仍于後其腔之疾徐長短字之平仄陰陽守
一定而不移證諸家而皆合茲雖舊拍不復可考而聲
響猶有可推乃今泯泯之流別有超越之論謂詞以琢
辭見妙煉句稱工但求遶腔而披華可使驚新而賞異
奚必斤斤于句讀之末瑣瑣于平仄之微况世傳嘯餘
一編卽爲鐵板近更有圖譜數卷尤是金科凡調之稍
有難譜皆譜所已經駁正但從順口便可名家于是篇

詞律

卷之一 目錄

五

廣汗牛聚聚充棟至今日而詞風愈盛詞學愈衰矣僕
本鄙人生爲笨伯覩茲迷謬心竊惑焉謂際此
熙朝世隆文運翕然風會家擅鴻篇乃以鮑謝雋才燕許
大手沈溺于學究兔園之冊類顧于村伶釘鉸之篇不
禁發其嗟吁遂擬取而論訂夫今之所疑拗句者乃當
日所爲諧音協律者也今之所改順句者乃當日所爲
振喉扭嗓者也但觀清真一集方氏和章無一字而相
違更四聲之盡合如可議改則美成何其闢劣而不能
製爲婉順之腔千里何其昏庸而不能換一安便之字

其他數百年間之才流韻士何以識見皆出今人之下
萬萬哉且詞謂之填如坑穴在焉以物質之而合滿如
字可以易則納鑿肯矣即強納之而不安况乎髣髴數
莖惟貴在推敲之確否則毫揮百幅何難為磅礴之雄
乃後人不思尋釋古詞止曉適循時諸既信其分注為
盡善又樂其改順為易從人或議其贅牙彼則援以藉
口嗟乎古音不作大雅云云可勝悼哉或云今日無復
歌詞斯世誰知協律惟貴有文有采博時譽于鏗鏘何
堪亦步亦趨反貽譏于僕適則何不自製新腔殊名另

詞律

卷之一

自敘

六

號安用藝稱古調陽奉陰違故愚謂信傳而不信經有
作不如無作又或云古人亦未必全合如眉山之雄傑
詞舊見謂于當年失調亦原自可歌如玉茗之離奇曲
反大行于斯世不知古人有云取法乎上擇善而從非
謂舊詞必無誤與然羅列在前我自可加審勘非謂今
詞必無中節然源流無本我豈敢作依從故筆於李唐
者本為粉飾之音即有詰屈難調總當仍其舊貫其行
于趙宋者自皆合律之作然有比類太異亦必摘其微
瑕除僻調之單行未堪援證凡藝篇之有據自貴折衷

要當標祭而定厥指歸詎宜蠡測而徇其眇見用是發
為願力加以校讐戊申己酉之間即與陳檢討其論此
志於金臺客邸丙辰丁巳之際因過侯豐官亦訪此事
於春湖神堂乃未幾而同人皆鵲起以乘車賤子則鴉
懸而彈鋏北轅燕管南棹楚閨興既敗于飢驅力復屏
于孤立齋此悵惋十稔於茲廳館披函燈帷搗管未嘗
不怒焉而抱疚也戊夏自晉安蓮幕從韓杞于軍中丑
春在端署蕉窗寄琴尊於閣上因緝舊業擬卒前編時
公子瑛青方有志於聲律家之學其小阮雪舫復夙負

詞律

卷之一

自敘

七

平長短句之名聞述鄙懷咸資鼓勸但以官衙嚴謹若
新婦于深閨裏秘置三年載籍荒涼如老衲之破笥中
殘經一卷漂泊向天涯海角既不比通都大市有四庫
之堪求交游惟明月清風又不遇驛客名流無一鷗之
可借祇據質囊之所挈及搜鄰架之所存惟花菴草堂
尊前花間萬選汲古刻諸家沈氏四集嘯餘諸詞統詞
匯詞綜選聲數種聊用參較攷其調之異同酌其句之
分合辨其字之平仄序其篇之短長務標準于名家必
酌中于各製有調同名別者則剛而合之有調別名同

康熙二十六年歲在丁卯上元夕陽羨萬樹題

詞律

卷之一

白敘

九

者則分而疏之複者釐之缺者補之時則慎菴吳子相
爲助闕于其初蒼崖姜君更其編摩于其後錄之成帙
稍有可觀計爲卷二十爲調六百六十爲體千一百八
十有奇其篇則取之唐宋兼及金元而不收明朝自度
本朝自度之腔于字則論其平仄兼分上去而每詳以入
作乎以上作平之說此雖獨出乎一人之臆見未必有
符於四海之時流然試注目而發深思平心而持公論
或片言之微中或一得之足收亦有偶合於古人未必
無裨於末學但志在明歷正格自不免駁謬糾譌而近
詞律

卷之一

白敘

八

發凡

紅友樹借論

贈餘譜分類爲題意欲別於草堂諸刻然題字參差有難取義者強爲分列多至乖違如踏莎行御街行望遠行此行步之行豈可入歇行之內而長相思尤爲不倫醉公子七娘子等是人物豈可與他子字爲類通用題與三字題有何分別情分飛紗窗恨又不入人事思憶之數天香入聲色不入二字題白芷入二字不入聲色題柳棉青入三字而小桃紅又入聲色玉連環不入珍寶若此甚多分列俱不確當故列調

詞律

卷之一 發凡

十

自應從舊以字少居前字多居後既有襲規亦便檢閱

自草堂有小令中調長調之目後人因之但亦約畧云爾詞綜所云以臆見分之後遂相沿殊屬牽率者也錢唐毛氏云五十八字以內爲小令五十九字至九十字爲中調九十一字以外爲長調古人定例也愚謂此亦就草堂所分而拘執之所謂定例有何所據若以少一字爲短多一字爲長必無是理如七娘子有五十八字者有六十字者將名之曰小令乎抑中

調乎如雪獅兒有八十九字者有九十二字者將名之曰中調乎抑長調乎故本譜但敘字數不分小令中長之名

舊譜之最無義理者是第一體第二體等排次既不論作者之先後又不拘字數之多寡強作雁行若不可踰越者而所分之體乖謬殊甚尤不足取因向來詞無善譜俱以之爲高曾典型學者每作一調卽自注其下云第幾體夫某調則某調矣何必表其爲第幾自唐及五代十國宋金元時遠人多誰爲之考其等

詞律

卷之一 發凡

十一

第而確不可移乎更有繼續餘而作者逸其全刻撮其注語尤爲糊突若近日圖譜如歸自謠止有第二而無第一山花子鵲冲天有一無二賀聖朝有一三無二女冠子有一二四五而無三臨江仙有一四五六七而無二三至如酒泉子以五列六後又八體四十四字九十一十二體皆四十三字故以八居十二之後夫既以八體之字較多則當改正爲十二而以九升爲八十升爲九矣乃因舊定次序不敢超越故論字則以弟兄論行則少不論長得毋兩相背

謬乎此俱邊囑餘而忘其爲無理者也本譜但以調之字少者居前後亦以字數列書又一體又一體作者擇用何體但名某調又何行輩之注耶但圖譜止敘字數故同是一調散分敘列于諸調之間殊覺割裂今照舊棄之以便簡尋至沈天羽駁囑餘云一調分爲數體體緣何殊花間諸詞未有定體何以派入譜中愚謂此語謬矣同是一調字有多少則調有短長卽爲分體若不分何以爲譜觀沈所刻或注前段多幾字少幾字或注後段多幾字少幾字是本知此

詞律

卷之一 發凡

士

體與他體異矣又或云據譜應作幾字則知調體不同矣何又以爲體不宜分耶花間詞雜語句參差亦各有所據豈無規格而亂與者何云不可派入體中耶字之平仄尙不可相混況於通篇大段體裁耶未有定體一語爲淆亂詞格之本大謬無理甚矣故第一第二必不可次序而體則不可不分

詞有調同名異者如木蘭花與玉樓春之類唐人卽有此異名至宋人則多取詞中字名篇如賀新郎名乳燕飛水龍吟名小樓連苑之類張宗瑞綺澤新語一

帙皆然然其題下自注寓本調之名也後人厭常喜新更換轉多至麗雜靡混不可體認所貴作譜者合而酌之標其正名削其巧飾乃可遵守而今之傳譜有二失焉囑餘則不知而誤複收如望江南外又收夢江南蝶戀花外又收一簾金人捧露盤外又收上西平之類不可枚舉甚至有一調收至四五者更如大江東之誤作大江乘燕春臺燕臺春顛倒一字而兩體共載一詞訛謬極矣圖譜則既襲舊傳之誤而又徇時尚之偏遂有明知是某調而故改新名者

詞律

卷之一 發凡

士

如搗練子改深院月卜算子改百尺樓生查子改美少年之類尤多不可枚舉至若臨江仙不依舊列第三體而換作庭院深深復注云卽臨江仙三體是明知而故改也又如喜遷鶯因韋莊詞語又名鶴冲天而後人并長調之喜遷鶯亦曰鶴冲天矣中興樂因牛希濟詞語又名溼羅衣而後人并字少之中興樂亦名溼羅衣圖譜且倒作羅衣溼矣總因好尙新奇矜多炫博過一殊名亟收入帙如升菴以念奴嬌爲賽天香六醜爲箇儂圖譜皆複收之而卽以楊詞爲

式蓋其序所云朱調不可得則取之唐及元明是也夫唐宋元既不可得是古無此調則亦已矣何必欲載之耶且念奴嬌極爲眼前熟調而讀養天香竟不辨耶箇儂卽用六醜美成原韵而兩調連刻亦竟未辨耶本譜于異名者皆識之題下且明列于目錄中使覽者易于檢覈有志古學者切不可貪習新呼故鐫舊號徒貽大方之誚也至于自昔傳訛若高陽臺卽慶春澤望梅卽解連環之類相沿已久莫爲釐正今皆精研歸并有注所不能詳者則將原篇用小字

詞律

卷之一 發凡

古

載于其左以便校勘如雨中花卽夜行船玉人歌卽探芳信之類有大段相同而一二字稍異者則不拘字數卽以附于本調之後可一覽而揣其異同是則仍以大字書之如探芳新于探春過秦樓于惜餘春之類又如紅情綠意其名甚佳而再四玩味卽暗香疎影也此等皆舊所未辨者或曰石帚賦湘月詞自注卽念奴嬌兩指聲則體同名異或亦各有其故子何槩欲比而同之余曰于今宮調失傳作者但依腔填句卽如湘月有石帚之注今亦不必另收蓋人欲

填湘月卽仍是填念奴嬌無庸立此名也又如晁無咎消息一調注云自過腔卽越調承過案是雖換宮調卽可換名而今人不知其理耳況其他異名皆作者巧立或後人摘字又與湘月消息不同聲音之道必不終湮有知音者出能考定宮調而曹分部署之方可明辨其理于天下後世此則余生平所憾于周柳諸公無詳示之遺書而時時望天之生子期公瑾也

詞有調異名同者其辨有二一則如長相思西江月之

詞律

卷之一 發凡

五

類篇之長短迥異而名則相同故卽以相比載于一處他若甘州後之附甘州子甘州徧木蘭花後之附減字偷聲亦俱以類相從蓋彙爲一區可以披卷瞭然而無重名誤認前後翻檢之勞也一則如相見歡錦堂春俱別名烏夜啼浪淘沙謝池春俱別名賣花聲之類則皆各仍正名而削去雷同者俾歸畫一又如新雁過妝樓別名八寶妝而另有八寶妝正調菩薩蠻別名子夜歌而另有子夜歌正調一落索別名上林春而另有上林春正調肩樞別名百宜嬌而另

有百宜嬌正調繡帶子別名好女兒而另有好女兒
正調之類則另列其正調而于前調兼名者注明此
不在前項附載又一體之例蓋又一體者長相思等其體
雖全殊而無他名可別故令之兼名者新雁過其本
調自可名不得占彼調之名故判之

又如憶故人之化爲燭影搖紅雖先後懸殊而源流有
本故必相從列于一處然不得以燭影新名而廢其
原題也又如江月晃重山江城梅花引之類二調合
成者則以附于前半所用西江月江城子之後至于

詞律

卷之一 發凡

七

四犯蕩梅花則犯者四調而所犯第一調之解連環
便與本調不合頗爲可疑故另列于九十四字之次
而不隨各調以上數項皆另爲一例

分調之誤舊譜頗多其最異者如醜奴兒近一調稼軒
本是全詞後因失去半闕乃以集中相聯之洞仙歌
全闕誤補其後遂謂另有此醜奴兒長調注云二百
四十六字九韻反云辛詞是換韻極爲可笑圖譜等
書皆仍其謬今爲駁正圖譜又載揉碎花箋一調注
云六十三字七韻乃本是祝英臺而落去後起三句

詞律

卷之一 發凡

七

十四字耳其他參差處不可枚舉皆於各調後注明
分段之誤不全因作譜之人蓋自抄刻傳訛久而相襲
但既欲作譜宜加裁定耳如虞山毛氏刻諸家詞詞
綜稱其有功子詞家固已但未及精訂如片玉詞有
方千里可證而不取一校對間有附識亦皆弗確然
毛氏非以作譜不可深加非議若諸同照舊抄磨實
多草率則責備有所難辭矣各家惟柳詞最爲舛錯
而分段處往往以換頭句贅屬前尾茲俱考證辨斷
總以斷歸於理爲主如笛家以後起二字句連合前
段致前尾失去一叶韻字且連上作八字讀而作者
遂分爲兩四字句矣豈不誤哉長亭怨慢亦然今俱
裁正若詞隱三臺一調從來分作兩段愚獨斷爲三
疊如此類則大改舊觀于體製不無微益識者自有
明鑑

分句之誤更僕難宣既未審本文之理路語氣又不校
本調之前後短長又不取他家對證隨讀隨分任意
斷句更或因字訛而不覺或因脫落而不疑不惟律
調全乖兼致文理大謬坡公水龍吟細看來不足楊

花點點是離人淚原於是字點字住句味味者讀一
七兩三因疑兩體且有照此填之者極爲可笑升菴
謂淮海念多情但有當時皓月照人依舊以詞調拍
眼言當以但有當時作一拍皓月照作一拍人依舊
作一拍蓋欲強同於前尾之三字二句也其說乖謬
若竟未讀他篇者正詞綜所云升菴強作解事與樂
章未諳者也沈天羽謂太拘拘此是誤處豈得謂之
拘拘而已乃今時詞流尙有守楊說者吾不知詞調
拍眼今已無傳升菴何從考定乎時流又謂斷句皆

詞律

卷之一 發凡

大

有定數詞人語意所到時有參差如瑞鶴仙第四句
冰輪桂花滿盞爲句此論更奇滿字是叶韻自有此
調此句皆五字豈伯可忽作六字乎如此讀詞論詞
眞爲怪絕今遇此等俱加駁正雖深獲罪于前譜實
欲辨示於將來不知顧避之嫌甘蹈穿鼻之謫
詞中惟五言七言句最易淆亂七言有上四下三如唐
詩一句者若鷓鴣天小窗愁黛淡秋山玉樓春棹沈
雲去情千里之類有上三下四句者若唐多令燕辭
歸客尙淹留爪茉莉金風動冷清清地之類易于誤

認諸家所選明詞往往失調故今於上四下三者不
注其上三下四者皆注豆字於第三字旁使人易曉
無誤整句爲句半句爲讀讀音豆故借書豆字其外
有六字八字語氣折下者亦用豆字注之五言有上
二下三如詩句者若一絡索暑氣昏池館錦堂春腸
斷欲棲鴉之類有一字領句而下則四字者如桂華
明遇廣寒宮女燕歸梁記一笑千金之類尤易誤填
而字旁又不便注豆此則多辨于注中作者須以類
推之蓋嘗見時賢有于齊天樂尾用過廣寒宮女句

詞律

卷之一 發凡

尤

法者因總是五字句不留心而率填之不惟上一下
四不合而廣字仄宮字平遂誤同好事近尾矣又四
字句有中二字相連者如水龍吟尾句之類與上下
各二者不同此亦表于注中向因譜圖皆樂注幾字
句無所分辨作者不覺因而致誤至沈遐天仙子後
起用上三下四解語花後尾用上二下三等將以爲
人模範而可載此失調之句乎然沈氏全于此事茫
然觀其自作多打油語至如賀新郎前結用星逢五
之平平仄後結用夜未午之三仄眞足絕倒而他人